

编者按

记忆深处的温暖瞬间，
家庭生活的诙谐智慧，
养育子女的点滴感悟，
琐碎日常的惊喜发现……

生活本就平凡，
而你有一双慧眼，
来吧，发现世间的精彩，
感受生活的诗意……

我爱我家

家庭“纠错本”

◎ 张建强

我正在上班，妻子打来电话，嘱咐我回家时买一本日记本。我问干啥用，她神秘秘也不说。

刚到家，妻子就拿出儿子的作业纠错本，对我说：“我觉得夫妻之间也应该有一个纠错本，犯了错，就记在纠错本上，经常翻翻看看，以免以后重蹈覆辙。年终作一次总结，谁犯的误差少，就发年终奖，并且来年由谁当家。”我忍俊不禁，妻子把管理学生的一套，搬到了家庭生活中。

那天是双休日，天刚蒙蒙亮，一向爱睡懒觉的妻子就起了床，说想回一趟娘家。其实我巴不得她不在家，好找一帮哥们儿喝酒。可我怕她看出我的心思，就佯装生气说：“你不是刚回一趟家，怎么又要回？”此话一出，妻子可抓住了我的把柄：“常回家看看已写入法律，你阻止我回娘家，应该记在纠错本上。”妻子说着，马上找出纠错本写了起来。

一天下班，妻子拿着一件风衣兴高采烈地让我看。我说：“说了回来再商量商量，你擅作主张乱花钱，分明没把老公放在眼里，你说算不算一种错误。”妻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：“你真是煞费苦心，就算是我错了。”我也急忙拿出纠错本，给妻子记上。一比一，我心里平衡了许多。

我从小爱下棋，看到象棋，腿里就像灌了铅一样走不动。那天下班，我往棋摊前一蹲，把什么事都忘了，直到妻子打来电话，我才想起她不舒服，还等着我回去照顾。这一次，我主动给自己记上。

我躲在阳台上抽烟；妻子玩手机太晚，影响儿子休息；我喝醉了把卧室吐得一片狼藉……

年终一评比，我犯的误差比妻子多了一次。我正觉得难堪，妻子说：“应该算平手，都说当面教子，背后教妻，我常在众人面前不给你面子，也应该算一次，今后我一定改。”

（作者系孟津区吉利初级中学教师）

心香一瓣

夹缝中的小花

◎ 杨军霞

那天下班我忽然发现，小区一楼挑檐下的地砖缝隙中，竟长出一棵植物！它圆润碧绿的叶片脉络分明，不足二十厘米高的枝叶顶端缀着小小的紫色花苞，在木叶凋零的萧瑟季节，尤显明媚可爱。

难以想象，它是怎样在那干旱贫瘠的夹缝中苦熬，才有这破“缝”而出的闪亮登场啊！想到未来的冷雨风霜，我不由得生出几分怜惜。

天气渐渐变冷，那棵柔弱又顽强的植物牵动着我的心。每天下班，我都忍不住观察一番，看着它的叶片一天天长大，身姿越来越挺拔，头顶的花苞彻底绽开，五片花瓣犹如小小的风车，紫红花心向外逐渐晕染。它傲立冷风中，枝叶随风摆动，深绿浅红，明艳动人。

挂心多日，还不知它的芳名，我拍照搜索，手机上出现词条：长春花，四季开花，别名日日春……原来炎夏、冷秋、寒冬，在它眼里竟日日是春天，多么乐观的小花！

我想象着，它跟随夏末的微风，满怀希望地飞了很远，原以为奔赴的是自由和光明，却不幸落入夹缝中，上无阳光雨露滋润，下无肥厚土壤供养。然而，它没有向命运妥协，而是用自己顽强的毅力，在水泥砖石的夹缝中奋力汲取生的力量，终于在这初冬完成了春的绽放。

人生不也是如此吗？逆境如砖石阻挡，挫折如冷雨风霜，只要我们保持日日春的心态，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，梦想之花定能华丽绽放！

（作者系中信重工员工）

你说我说

学无止境

◎ 段宏波

儿子上小学，老师时常在群里发一些试卷照片，让家长抄写或打印。打印试卷是个技术活，逼着我不断学习新技能。

图片上每个字都能看清，但打印出来的试卷却字迹模糊，难以辨认。我对着图片琢磨了很久，认为可能一是图片上的字颜色比较浅，二是拍照时光线不好，图片整体偏暗，空白区也存在一定的灰度。

我下载了一款修图软件，经过突击学习发现，只需用到两个功能，就能改善图片质量：一是增加图片的亮度，图片上的暗黑就会变浅，甚至消失；二是调高对比度，浅淡的字会加深变黑。图片处理后，打印出来的试卷果然非常清晰。

人到中年，其实很怕学习新东西，这小小的成功，给了我极大的信心。很快，我就练就了快速修图的“绝活”。

上个月，我的“绝活”被同事小孙的“新招”碾压了。

小孙用的是一款文件处理软件，用软件的扫描功能，可提取图片中的文字和图形信息，并智能排版，输出的文件可以是WORD格式，也可以是PDF、JPG格式。小孙的“新招”操作简单，效果更好。

我不由得感慨，真是学无止境。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，当是我们永远的信条。

（作者系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）

流光碎影

母亲拉我看病

◎ 刘松伟

说起来这是一件陈年旧事了，可看到头发花白的母亲，我又不由得想起来。

那年秋天，我上小学二年级，下午上课时肚子忽然疼起来。老师看我疼得满头大汗，就让一个同学陪我回家。到家一看，屋门半掩着，母亲正坐在一个小凳子上，一只脚泡在水盆里。看我用手捂着肚子，她急忙问我咋了？同学向她说明了情况。她立刻把脚从水盆里抽出来，扶我上了架子车，急匆匆往公社医院赶。

母亲平时走路挺快的，那天不知为啥慢了许多，架子车也一颠一颠的。我忍不住高一声低一声地呻吟着，母亲不断回头看我。在她回头的瞬间，我瞅见她的额头上满是汗珠，两颊上的头发也湿透了，紧紧贴在脸上。

公社医院离我们村大约有五公里，母亲费了好大劲儿才赶到。经诊断我得了急性肠胃炎，母亲让我把药喝下去，又让我躺在走廊的连椅上歇着。天快黑了，外面的路灯亮起来，洒下一片橘红色的光。

回去走得更慢了，母亲走一会儿还要停下来歇一歇。我肚子不疼了，仰面躺在车上，看着天上的星星一抖一抖地往后跳。忽然有人搭话，原来是父亲下工来接我们。听他们说话，我才知道母亲一只脚午后扭伤了。父亲拿出手电筒，我看到母亲的一只脚肿得老高。

父亲让母亲坐上架子车，拉着我们娘儿俩往家走。黑暗中我用手摸了摸母亲红肿的脚，轻轻地叫了一声妈。母亲啥也没说，用手摸了摸我的头，把我紧紧地揽在怀里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，每当我问起此事，母亲总是笑着说，这么多年了，谁还记得。

（作者系宜阳县锦屏镇居民）